



钙调磷酸酶信号调控真菌生长代谢、毒力及抗逆性能

冯莹莹，徐兴然，邹祥*

西南大学药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钙调磷酸酶是一种丝氨酸/苏氨酸(Ser/Thr)蛋白磷酸酶，在真菌中普遍保守，上游信号途径由 Ca^{2+} 通道(Cch1)、转运蛋白(Mid1)、钙离子感应蛋白(CaM)、钙调蛋白依赖性磷酸酶等组成。钙调磷酸酶受钙离子和钙调蛋白调节，在调控真菌 Ca^{2+} 稳态的钙信号级联途径中发挥着中心作用，通过钙信号级联途径参与生物学过程，调控真菌生长、发育和毒力形成来响应外界环境因素的变化，使真菌能够适应不同环境，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本文综述了真菌钙调磷酸酶信号的组成和上下游信号转导途径、调控细胞生长代谢、毒力形成以及抗逆性能调控的研究进展；结合对真菌代谢产物合成的调控作用，对钙调磷酸酶信号作为重要合成生物学元件及调控开关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钙调磷酸酶，真菌，生长代谢，毒力，抗逆性，元件

自然界真菌具有快速感知并适应各种环境的能力，其中钙调磷酸酶在该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近年来，钙调磷酸酶信号级联反应已在真核生物中进行广泛研究，真菌通过钙泵或 Ca^{2+} 通道来控制细胞质中的钙离子浓度^[2]，胞质 Ca^{2+} 结合并激活包含 Ca^{2+} 结合基序的蛋白质^[3]； Ca^{2+} 调节蛋白(钙调蛋白，calmodulin, CaM)是胞质钙离子的代表性传感器蛋白，可通过钙调蛋白结合蛋白(包括钙调磷酸酶)、钙调蛋白依赖性蛋白激酶和组蛋白脱乙酰基酶将钙离子信号转导为相应的响应信号，从而响应细胞的内部或外部

信号^[4]。

钙调磷酸酶作为 Ca^{2+} -钙调磷酸酶信号转导途径中的重要元件，在真菌中普遍保守^[5]。钙调磷酸酶是一种丝氨酸/苏氨酸(Ser/Thr)蛋白磷酸酶，其通过使真核生物中的靶蛋白去磷酸而起作用^[6]。在真菌中， Ca^{2+} -钙调磷酸酶信号转导途径也具有保守性，并且参与许多生物学过程，例如细胞生长、细胞壁完整性的维持和应激反应等^[1]；在致病性真菌中，钙调磷酸酶信号通过多种机制参与其毒力，包括入侵和适应宿主或不同环境、形成感染性繁殖体以及与宿主相互作用等^[7]。此外，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871783, 31571816)

*通信作者。Tel: +86-23-68251225; E-mail: zhx1030@swu.edu.cn

收稿日期：2021-02-18；修回日期：2021-04-21；网络出版日期：2021-05-13

钙调磷酸酶信号对调控真菌代谢产物的生成也有重要影响，同时与抗真菌药物耐药性有关，是治疗真菌感染的关键靶标^[5]。因此，本文综述了钙调磷酸酶信号对真菌生长发育、毒力形成、抗逆性以及代谢产物合成的影响，并对钙调磷酸酶信号作为真菌合成生物学重要元件挖掘进行展望。

1 钙调磷酸酶相关信号转导途径及其组成元件

钙调磷酸酶作为钙信号转导途径中的关键调控中心，在生命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8]。另外，钙调磷酸酶是真菌中唯一受钙离子和钙调蛋白调节的磷酸酶，其下游调控网络靶向钙调磷酸酶依赖性转录因子，包括 Crz1 等，Crz1 激活其靶基因的转录，从而调控细胞的生长、发育等生命活动^[9]。

1.1 钙调磷酸酶及其上游信号转导途径

钙调磷酸酶属于 Ser/Thr 蛋白磷酸酶家族成员，具有铁和锌离子双核金属中心的金属酶^[10]，以异源二聚体的形式存在，由催化亚基钙调磷酸酶 A (CnA) 和调节亚基钙调磷酸酶 B (CnB) 组成^[6]。钙调磷酸酶上游信号传导途径由 Ca^{2+} 通道 (Cch1)、转运蛋白 (Mid1)、钙离子感应蛋白 (CaM)、钙调蛋白依赖性磷酸酶 (钙调磷酸酶，CnA-钙调磷酸酶 A 亚基/CnB-钙调磷酸酶 B 亚基) 以及和钙调磷酸酶相互作用的蛋白 (即免疫亲和蛋白，FKBP、CyP) 组成 (图 1)。

在真核细胞中， Ca^{2+} 作为广泛存在的细胞内信使调控许多细胞过程，如细胞增殖、细胞程序性死亡等^[9]。 Ca^{2+} 主要通过高亲和力的 Ca^{2+} 内流系统 (HACS) 进入细胞膜^[12]。除此之外，真菌还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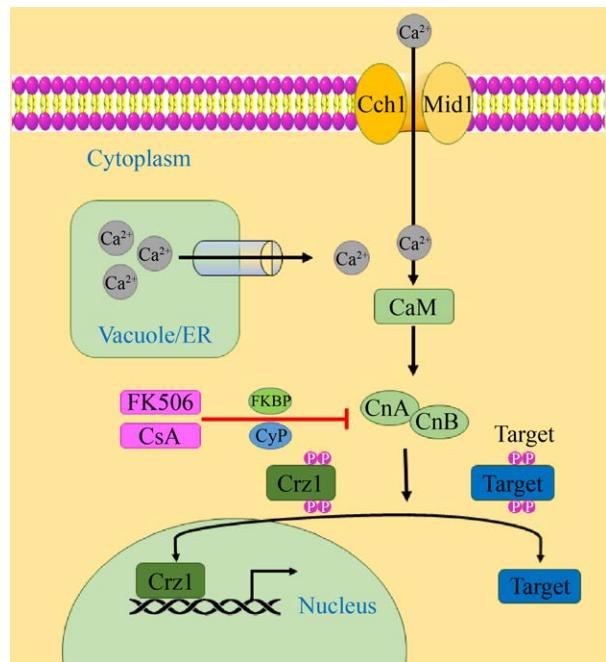


图 1. 真菌钙调磷酸酶信号通路图^[11]

Figure 1. Fungal calcineurin signaling pathway diagram^[11]. Cch1: calcium channel; Mid1: transporter; CaM: calmodulin; CnA: calcineurin A subunit; CnB: calcineurin B subunit; CyP: cyclophilin.

过 Ca^{2+} 储存细胞器 (如液泡、内质网和高尔基体) 中的转运蛋白来维持 Ca^{2+} 稳态^[1]。在酵母中，液泡充当主要的 Ca^{2+} 贮藏库，液泡膜包含多个 Ca^{2+} 转运蛋白，包括 Yvc1 (液泡电导蛋白)、Vcx1 ($\text{H}^+/\text{Ca}^{2+}$ 交换蛋白) 和 Pmc1 (Ca^{2+} -ATP 酶)。在高尔基体和内质网中， Ca^{2+} 泵 Pmr1、Cod1 和 Eca1 也起着恢复细胞质 Ca^{2+} 基础水平的作用^[13]。

CaM 可以检测到胞质 Ca^{2+} 浓度的变化^[4]， Ca^{2+} -钙调蛋白复合物与钙调蛋白结合蛋白结合，包括钙调磷酸酶、钙调蛋白依赖性蛋白激酶和组蛋白脱乙酰基酶^[6]。在低钙离子浓度下，CnB 亚基与钙调蛋白结合域相互作用，而自抑制域则阻断 CnA 亚基的催化位点；当 Ca^{2+} 浓度高时，钙离子与钙调蛋白和 CnB 亚基结合，导致 CnB 亚基

的构象变化，钙调蛋白与 CnA 亚基结合，从底物结合位点释放自抑制域，从而激活钙调磷酸酶去磷酸化靶标^[6]。

免疫亲和蛋白家族是一类广泛存在于真核生物体内并在结构上高度保守的多功能蛋白质，其中包括与环孢菌素(CsA)结合的 CyP 家族及与他克莫司(FK506)结合的 FKBP 家族，它们均具有催化含脯氨酸的寡肽底物顺反异构作用的肽脯氨酸酰顺反异构酶。免疫抑制剂 CsA 和 FK506 分别通过免疫亲和蛋白 CyP 和 FKBP 抑制钙调磷酸酶的 A、B 亚基，从而抑制钙信号级联反应。

钙调磷酸酶信号转导级联的几个组成部分在寄生原生生物和真菌之间是相似的。大多数真菌都含有钙调磷酸酶和钙调蛋白直系同源物，它们具有相似的结构域和功能。质膜 Ca^{2+} -ATPase (PMCA) 是钙离子从细胞外环境流入的主要通

道，在寄生生物中起着与真菌中的 HACS 通道相似的作用^[12]。

1.2 钙调磷酸酶的下游调控途径

在许多真菌中，反式激活因子 Crz1 是钙调磷酸酶下游的主要调控因子，钙调磷酸酶-Crz1 途径也是钙离子诱导的细胞应答的主要信号传导模块^[14]。Crz1 包含一个或多个与 C 末端 DNA 结合的 C_2H_2 锌指结构域，是真菌中保守的钙调磷酸酶靶标。脱磷酸化的 Crz1 易位到细胞核中并激活 Crz1 依赖基因的表达，其中包括参与几丁质合成 (Chs7) 和膜转运 (Pmc1) 的基因等^[15]。

钙调磷酸酶的下游调控途径在模式真菌酿酒酵母中已有充分的研究，去磷酸化的 Crz1 进入细胞核，并与靶启动子中依赖钙调磷酸酶、依赖 Crz1 的反应元件(CDREs)结合，调节诸如 Fks2、Pmc1、Gyp7、Sur1、Gpx2 和 Rcn1 等基因(图 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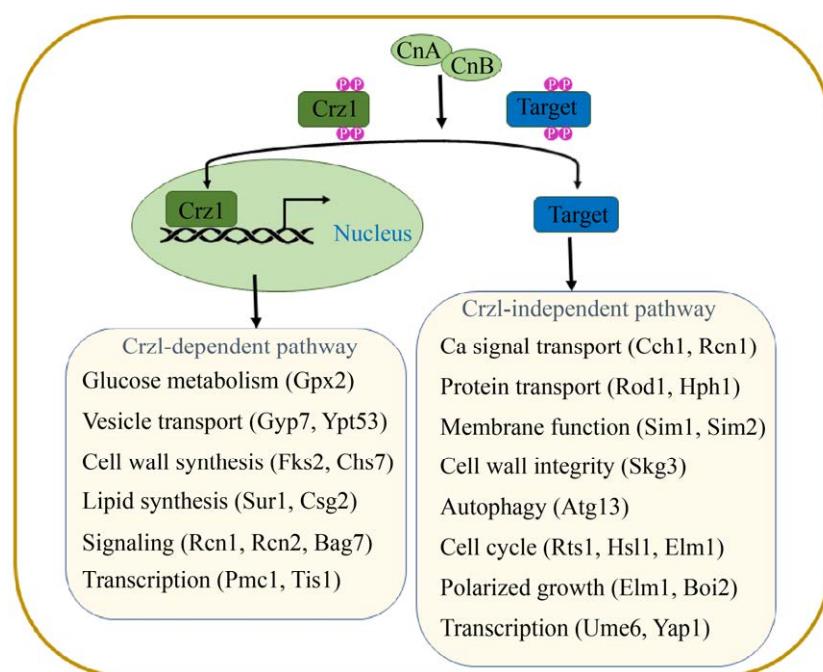


图 2. 酿酒酵母中钙调磷酸酶下游信号通路图^[11]

Figure 2. Diagram of the downstream signaling pathway of calcineurin in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11]. The brackets indicate the genes targeted by Crz1 in this biological process.

离子和氧化胁迫等多种环境胁迫所必需的^[30]。钙调磷酸酶基因的缺失，除导致繁殖速度减慢及毒力降低外，由于细胞壁完整性缺陷而引起的细胞形态变化也很明显^[30]。

2.2 钙调磷酸酶信号调控真菌毒力形成

钙调磷酸酶信号对于菌体发育、形态转变、附着胞的形成、阳离子稳态和应激反应都是必需的^[7]，这些也是真菌病原体毒力形成和维持的前提。例如，钙调磷酸酶在维持真菌细胞壁完整性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细胞壁的完整性有助于真菌病原体在宿主环境中适应并存活。

对白色念珠菌^[31]、假丝酵母^[32]、隐球菌^[33]和烟曲霉^[34]等人类真菌病原体，核盘菌属^[28]、灰葡萄孢^[26]、稻瘟病菌^[29]和玉米黑粉菌^[35]等植物真菌病原体及白僵菌等昆虫病原体的毒力感染机

制进行研究发现，尽管这些真菌具有不同的感染模式，但是其钙调磷酸酶在毒力或致病性状中具有保守作用。钙调磷酸酶对致病真菌毒力的调控机制如表1所示。

人类真菌病原体中，白色念珠菌是侵袭免疫力低下患者的主要病原体之一，钙调磷酸酶信号是白色念珠菌形态转变、唑耐受、膜应激、血清存活和毒力所必需的，其他种类的念珠菌中也有类似的作用，如光滑念珠菌等^[31,36]。光滑念珠菌在宿主体内温度(37 °C)下生长的毒力属性也是受钙调磷酸酶信号传导途径控制^[40]。此外，在碱性 pH 值下生长、繁殖和菌丝伸长也需要钙调磷酸酶信号的调控^[41]。钙调磷酸酶信号在细胞壁完整性、应激反应、无性孢子产生和磷酸盐转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有这些都与烟曲霉的毒力

表 1. 钙调磷酸酶对致病真菌毒力的调控机制

Table 1. Regulatory mechanism of calcineurin signal on the virulence of pathogenic fungi

Pathogenic fungi	Virulence regulation mechanism	References
<i>Cryptococcus gattii</i>	Maintain cell wall integrity	[33]
<i>Candida albicans</i>		[36]
<i>Mucor circinelloides</i>		[18]
<i>Sclerotinia sclerotiorum</i>		[28]
<i>Beauveria bassiana</i>		[37]
<i>Aspergillus fumigatus</i>	Promote sporulation	[34]
<i>Sclerotinia sclerotiorum</i>		[28]
<i>Fusarium oxysporum</i>	Promote hyphae extension	[38]
<i>Aspergillus fumigatus</i>		[34]
<i>Candida albicans</i>	Regulate morphological changes	[36]
<i>Mucor circinelloides</i>		[18]
<i>Cryptococcus neoformans</i>	Enhanced heat resistance	[39]
<i>Cryptococcus gattii</i>		[33]
<i>Candida glabrata</i>		[40]
<i>Candida albicans</i>	Maintain growth in serum	[31]
<i>Candida dubliniensis</i>		[32]
<i>Candida glabrata</i>		[40]

敏感^[49]。另外，Ypi1 (1型蛋白磷酸酶 Glc7 的调节亚基) 调节酿酒酵母中的阳离子耐受性也与钙调磷酸酶信号紧密相关^[50]。

栗酒裂殖酵母中编码 P型 $\text{Ca}^{2+}/\text{Mn}^{2+}$ -ATPase 的基因 Pmr1 的缺失导致细胞形态呈圆形，并且 Pmr1 基因的表达依赖钙调磷酸酶，表明钙调磷酸酶信号在 Mn^{2+} 稳态中具有关键调控作用^[51]。此外，烟曲霉中编码高尔基 P型 $\text{Ca}^{2+}/\text{Mn}^{2+}$ -ATPase 的基因 pmrA 的缺失导致基础生长缺陷，这是由于阳离子耐受性受钙调磷酸酶途径基因表达调控^[52]。CsA 能够调节 3 种钙转运蛋白 pmcA、pmcB 和 pmcC 突变菌株对钙和锰盐的敏感性，从而揭示了它们对钙调磷酸酶的依赖性^[53]。钙和锰离子浓度增加会引起烟曲霉 CrzA (Crz1 同源物) 缺失菌株生长严重缺陷，此外还有分生孢子表面形态异常、钙转运蛋白 mRNA 表达量改变和毒力缺陷^[54]。同时构巢曲霉 CrzA 突变体对碱性 pH、高 Ca^{2+} 和 Mn^{2+} 浓度表现出敏感性，并介导了 P型 Ca^{2+} -ATPase 同源基因的表达^[55]。在后续的结果中，阐明了 CrzA 的核质穿梭及其通过响应钙离子和碱性 pH 的磷酸化/去磷酸化，以及酪蛋白激酶和 3 β -糖原合酶激酶参与其调节的机制^[56]。真菌抗逆性不仅受钙调磷酸酶的影响，还可能受整个钙调磷酸酶信号级联途径的调控。

4 钙调磷酸酶信号对真菌代谢产物的影响

钙调磷酸酶信号作为胞内重要的信号传导系统，感受并变化了的环境信号因子级联传递至细胞内，引起特定的基因表达，参与调控真菌代谢产物的生物合成。工业上，许多真菌发酵过

程需要添加碳酸钙为中和剂，以维持稳定酸碱环境^[57]；此外， Ca^{2+} 和 CO_3^{2-} 可能在真菌发酵过程中起调控作用^[57-58]。钙信号转导工程作为一种增加高附加值代谢产物的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已有研究证明，出芽短梗霉在产聚苹果酸 (polymalic acid, PMA) 过程中， Ca^{2+} -PMA 的形成需要 CaCO_3 的存在^[59-60]。Chi 等^[61]认为聚苹果酸合成酶 (PMAs) 是苹果酸聚合成 PMA 的关键酶。 Ca^{2+} 信号途径中的转录激活因子 Crz1 控制 PMAs 基因的表达和 PMA 的生物合成，本课题组也发现类似现象；此外在存在 CaCO_3 的情况下，分泌的 PMA 可以与培养基中的 CaCO_3 反应形成 Ca^{2+} -PMA，避免了培养基中 pH 的降低和低 pH 值对细胞生长的抑制，这也可能对 PMA 生产有帮助^[57]。Lu 等也发现添加 Ca^{2+} 可以调节钙/钙调蛋白信号转导来调节炭壳菌聚酮的生物合成基因，从而诱导炭壳菌聚酮的生物合成^[62]。Chung 认为 $\text{Ca}^{2+}/\text{CaM}$ 信号转导可能在烟隐孢子菌的头孢菌素生物合成中起关键作用，且表明维持内源性 Ca^{2+} 稳态是该途径所必需的^[63]。Xu 等^[64]发现 Na^{+} 能调控灵芝中的钙调磷酸酶信号转导途径，进而提高灵芝酸 (GA) 产量。Zhang 等^[65]发现 Ca^{2+} 参与调控热应激 (HS) 条件下灵芝中 GA 的生物合成，随后 Liu 等^[66] 进一步研究发现 HS 条件下，一氧化氮 (NO) 促进 Ca^{2+} 浓度的增加和 CaM 基因表达。NO 减少了 HS 诱导条件下 GA 的积累，并且 Ca^{2+} 正调控 GA 的生物合成。钙信号对真菌代谢的调控作用如表 2 所示。

可见，钙离子以及钙信号途径可能对真菌代谢物合成起调控作用，而钙调磷酸酶作为钙信号途径的调控中心，对代谢产物合成的调控机制缺乏深入解析。

Calcineurin signaling cascade regulates fungal growth, metabolism, virulence and stress resistance

Yingying Feng, Xingran Xu, Xiang Zou*

College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Calcineurin is a serine/threonine (Ser/Thr) protein phosphatase and generally conserved in fungal genus. Its upstream signaling pathway were composed of Ca^{2+} channel (CCH1), transporter (MID1), calcium ion sensing protein (CaM), calmodulin-dependent phosphatase and etc. Calcineurin is the only phosphatase in fungi that is regulated by calcium ions and calmodulin, and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the calcium signal cascade that regulates fungal Ca^{2+} homeostasis. Through calcium signaling cascade pathway, it participates in biological processes that regulates the growth, development and virulence formation of fungi for response to changes in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as well as fungi can adapt to various environment and maintain normal life activities.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signal composition of fungal calcineurin and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s, as well as the regulation of cell growth and metabolism, the formation of virulence, and tolerance resistance. With the advantage of the regulation of fungal metabolite synthesis, the mining of calcium regulating phosphatase signal as a potential synthetic biological element and regulatory switch was also proposed.

Keywords: calcineurin, fungi, growth and metabolism, virulence, stress resistance, element

(本文责编: 张晓丽)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31871783, 31571816)

*Corresponding author. Tel: +86-23-68251225; E-mail: zhx1030@swu.edu.cn

Received: 18 February 2021; Revised: 21 April 2021; Published online: 13 May 2021